

■岁月凝香

乡村的花朵

■特约撰稿人 韩月琴

从小在农村长大，我对农村的花草虫鱼都有着朴素而深厚的感情，尤其是那些散落在田边沟沿儿的花朵，或素雅，或艳丽，无论有没有人注意到她们，她们都在热烈地兀自开放着。她们是乡村的女儿，田边沟沿儿是她们的T台。在这炎炎盛夏里，花儿们如火如荼地绽放着，没有商量，却都不约而同地赶赴这一场盛大的花事。

你看，晨光中，那淡紫色的豆角花，多像一只轻轻站在绿茎上的蝴蝶，小心翼翼地展开淡雅的翅膀，把淡淡的紫色呈现给这个世界，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这美丽的大自然增色添香。

比豆角花稍微张扬一些的是金黄色的黄瓜花，花朵很像一只小黄碗，只不过碗的边缘不够圆润，像是谁给她打开了几个规则的豁口，碗底站着几根精神抖擞的花蕊，好奇地向外张望着。

比黄瓜花更灿烂的是丝瓜花，丝瓜花周身都是灿烂的淡黄色，像一只圆形的碟子，碟子边缘呈圆润优美的弧形，好像画在纸上的图案，为花朵增添了许多美感，引得活跃在田野的蜜蜂频频光顾。

比丝瓜花更爱炫耀的是硕大的南瓜花，她满身都是炫目的金黄色，形状跟丝瓜花颇有几分相像，但比丝瓜花更大、更丰满，足有手掌那么大。她仗着自己色彩鲜艳、身姿动人，无论是在晨风中还是在阳光下，只要感觉到一点点空气的流动，就赶快像只金色的蝴蝶一样扭动灵活的腰肢，翩翩起舞，仿佛她生来就是为了炫耀的。

别看她们花朵开得热热闹闹，其实，结果才是她们的天职。只要给足水分，她们就会热烈而绚烂地绽放，辛苦地孕育出肥硕的果实，果实一天天长大、成熟，她也在一日日老去、枯萎。最后，落入脚下的泥土，与土壤融为一体，为下一朵花的开放贡献绵薄的力量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说得多么贴切！她们无缘看见肥硕的果实被一双双农人的手摘下，然后搭乘一辆辆卡车、三轮车进入繁华的城市，进入热闹的菜市场，经过一番讨价还价，被人买回家，带进厨房，或凉拌或烹炒，成为一道道佳肴，盛在精致的盘子里，摆放在铺着印花桌布的餐桌上，供人们品评、享用，体现着她们的最大价值。而这一切，绚丽的花朵却无从得知，更无

■生活余香

何以消烦暑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“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。”村庄成了大蒸笼，只有在清晨才能感到些许凉意。那是黑夜在消失之前，将积攒整夜的凉风化成露珠，点缀在树叶、草尖和禾苗上。趁着这股凉意，大人们扛着农具下地，除草的除草，追肥的追肥。伏天正是秋苗生长的旺季，“六月不热，五谷不结”，晨露把人们的裤脚打湿，还清凉爽，所以那一刻农事的辛劳竟成了快意的享受。直到太阳在玉米秆和影子之间投下30度左右的夹角，人们才起身回家。在田间劳作时，大人们就掐好了中午做面条要用的鸡冠花菜，顺便把薅下的马齿苋装进袋子，马齿苋可以喂猪，如果剁碎了，拌上麦麸，就成了鸡鸭鹅的美食。

农村孩子当家早，大人们下地，他们准备饭食。那时弟弟负责看火，其他由我来做。火光映着他的小脸，像是谁把胭脂涂到了他的脸上，让那小脸变成秋天果园里最红的苹果。饭做好后，父母还没回来，我和弟弟便坐在院里读书，“一日之计在于晨”，无论寒暑，读书都是清晨必修课。吃过饭，大人们凑在一起做活计。他们有时在池塘边，借着从水面吹来的凉风；有时在巷子尽头的门楼下，风穿堂而过时，将燥热也一并带走。那些活计烦琐无趣而又机械劳累，就是用细针把鸡毛一根根穿成片，最终卷成一把盛开的大雨花。孩子们捉了天牛、蝉和花蜘蛛等聚在树下玩耍，能消磨半天时光。

那时虽有风扇，但常在晚饭后停电，人们便三三两两走到街头乘凉，闲聊之际免不了谈些鬼怪故事。那时我胆小，好奇心却重，故常被吓得寒毛竖起，又欲罢不能。回去时便鬼魅重重，不敢独自睡觉，跑到母亲床上。母亲怕蚊子，早早起床四周绑上竹竿，将蚊帐支起来。蚊子在帐外不得而入，气得“嗡嗡”乱叫，但帐内似乎更热了，母亲的手一刻不停地摇着芭蕉扇，那风拂过我小小的身体，我能觉出皮肤上的汗毛来回飘荡、风过树林的清幽。母亲的手很神奇，有时突然醒来，明明已听见了她轻微的鼾声，可手中的扇子却还在摇着……

二

正午的阳光像伸向水底的明晃饵线，锐利、热烈，极具杀伤力。阳光照着树叶，尽管那树叶是绿色的，但能看见叶脉上微微旋起的热气，仿佛下一秒就要燃烧起来。柏油路上的沥青几乎被晒化，散发出一种植物焦灼的气味，道路尽头似有一层透明的幻境，仿佛穿过那层幻境，就能到达一个清凉的世界。狗趴在门檐下直吐舌头，猫大概是寻到了清凉的去处，躲起来独享了，猪躺进泥坑里不出来，蝉在看不见的树丛里没命地嘶鸣，空气凝滞黏稠，炎热制造的汗水像胶水，将人周身牢牢粘住，让人只觉湿热眼开。”

“卖冰一声隔水来，行人未吃心眼开。”这是杨万里的诗句，隔了千年尤如此。午后卖冰的叫声绵延悦耳，充满无限清凉。“卖冰果喽！又甜又酸的冰果！”那时祖母已八十多岁，是个老小孩，她把钱从竹席下拿出来给我们买冰果，自己

缘相见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她过好自己的一生，她不悲不喜，不惧风雨，始终以傲然的姿态开放。因为，她的我心里始终装着一件事：迎着朝阳，以最美的姿态绽放并积蓄力量，结出肥硕的果实！

除了这些比较实用的蔬菜花，田间地头还有很多各具特色的观赏花。

俗话说：“秋赏菊，冬扶梅，春种海棠，夏养牵牛。”可见，在众多花草中，牵牛花可以算得上是夏天的宠儿了。在我的家乡，牵牛花主要有三种：第一种花朵较大，形状很像一个紫红色的喇叭，花朵里足以放得下一个鸡蛋。她的叶子也比较阔，是一片绿色的心形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她没有别的名字，就叫喇叭花。第二种俗称黑白丑，据说，种子可入药。她的花朵比紫红色的喇叭花小一些，花朵是鲜艳的蓝色，在阳光下的绿叶从里显得格外精神。还有一种，俗称打碗碗花，花朵比蓝色的喇叭花更小，颜色呈现淡淡的粉红，好像一个含着带娇的少女，在微风里小心翼翼地点头，仿佛对谁都有求必应似的。虽然这三种都是牵牛花，但是从从小到大，我从没有叫过她们的学名，自作主张地一律把她们叫喇叭花。

没有人知道野生喇叭花的出处，植物学上说它产于南美洲。可它怎么就来到了这里？是风送它来的么？没人知道。因为她的色彩艳丽，城里爱花的人也会把她种在高楼大厦的阳台上。我总觉得，在乡村“野”惯了喇叭花到了玻璃封闭的阳台上，肯定会感到束手束脚，花开得战战兢兢。你看，在乡村，野生的喇叭花遍地开放，她的茎须想伸多远就伸多远，她的花儿想开几朵就开几朵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。她们就这样年复一年，欢天喜地地为乡村风景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散落在田间地头的这些花朵，尽管花型各异、大小不一、颜色不同，但是她们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与美丽，都是大自然最宠爱的女儿，每天，她们都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，用自己的美丽装扮着朴素的乡村，装扮着农人日臻美好的生活。

其实，我们的生活不是也应该像乡村的花朵一样吗？不管有没有人欣赏，都要热烈绽放，不为别人，只为自己；做最绚丽的自己，在忙碌的生活中朝着梦想努力前行，才是通向铺满芳香和阳光的坦途。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

三